# 使用者:謝酲洊

### 『阿拔斯王朝(750-1258)達拉基拉法後宮壁畫殘片』

* 『阿拔斯王朝(750-1258)達拉基拉法後宮壁畫殘片』，來自伊拉克的撒馬拉城；西元八百年～西元九百年；高14.4公分，長10.2公分，寬3公分∕高11公分，長10.5公分，寬2.7公分。

殘片上的圖案相當簡單，在赭黃色的背景描出黑色的輪廓，用了幾道粗略的線條抓住神韻，圖畫裡金色斑點暗示著它們早年的榮景。這些殘片就像從拼圖裡隨機取出的幾塊拼片，我們很難據此推測原本更大的畫面，因為這些圖案並不全是人像，有些殘片的圖樣是動物，有些是衣物和軀體的片段。然而，在這裡所捕捉到的面孔，顯然具有某種明確的性格----她們的眼神憂鬱得如此的明顯，從與世隔絕的遙遠世界裡，往外的盯著我們瞧。

這些小灰泥碎片是考古學家從達拉希拉法（Dar al-Khilafa）宮殿的廢墟裡挖出來的，達拉希拉法宮殿是哈里發在撒馬拉的主要居所，也是這座為了成為首都而建造的新城，宗教典禮與活動的中心。從名子看來，就可以知道這座城市絕對是享樂至上，宮廷給這座城市的名稱，從「Surra Man Ra'a」簡話而來，以阿拉伯語來說，就是「快活之城」。

然而嬉鬧作樂的表象之下，其實潛藏著不祥的暗流----西元八三六年之所以決定把首都從巴格達遷往撒馬拉，是為了化解哈里發的武裝禁衛軍與巴格達當地居民之間的緊張態勢----那樣的緊張關係在當時已經引發了一連串的暴亂。建造撒馬拉城的目的，一方面是作為宮廷的避風港，一方面也讓哈里發的軍隊有個安全的基地。

撒馬拉新城規模宏偉，比任何時代的宮殿都要壯觀，而且造價非凡；光是現在已經確認的宮殿，數量就超過六千座。也許從當代的描述，我們能對這些宮殿的壯觀程度有個大略的印象，建造這些宮殿的哈里發穆塔瓦基勒（al-Mutawakkil）可能是阿拔斯王朝最了不起的建造者：他用了許多許多描金鑲銀的巨幅繪畫裝飾宮殿，還有一個超大的水盆，內外貼滿了銀箔，在上面豎起一顆金樹，樹上有鳥兒鳴叫……他還有一把巨大的黃金寶座，上面會有兩頭大獅子，所有通往王座的臺階都畫滿了獅子、老鷹和其他圖案，宮牆內外則貼滿了馬賽克與鍍金的大理石。這根本就是別有用心的建造狂，企圖讓這座首善之都的宮殿與兵營，看得訪客目眩神迷，成為令人難忘的大伊斯蘭地國中心。

後宮的居所，就隱身在哈里發的宮殿裡，有如迷宮的小房間密密麻麻，房間裡裝飾著展現歡愉與享樂景象的壁畫，我們的壁畫殘片就是在這裡找到的。殘片上可以看到這些奴僕的臉孔，這些女孩以及可能是男孩的臉孔，都是哈里發用來享受聲色之娛的。住在這些房間裡的女性都是奴隸，卻能享有相當大的特權。

* 經緯度:33.327767, 44.422011
* 年代:西元800~900年

圖片

### 『坦尚尼亞基盧瓦出土瓶罐碎片』

* 『坦尚尼亞基盧瓦出土瓶罐碎片』發現於東非坦尚尼亞的基盧瓦基西瓦尼海灘，西元900年～西元1400年；最大的一片高12.5公分、長14公分、寬2.5公分。

幾個破罐子、破盤子透露的故事，會讓您大開眼界！雖然它們不是寶庫或古墓裡的高檔貨，但是這些陶瓷碎片能告訴我們的事，比很久以前的日常生活還要多更多。

照片所顯示的，是一些在東非海灘上待了大約一千年之久的陶瓷碎片。西元1948年，一個機警的海灘流浪漢在撿拾漂流物時找到了這些碎片，然後在1974年送給了大英博物館，因為他變賣不了這些殘餘碎片，而覺得毫無經濟價值；但這些陶瓷碎片卻打開了我們的眼界，讓我們除了見識到一千年前的東非生活，還看見整個印度洋的世界。

這些少量的碎片，就能透漏很多事情。最大的一塊約有明信片大，最小的一塊只有信用卡的一半大，這些碎片可以分成三組完全不同的類型：有幾片表面平滑、呈淺綠色，看起來很像現代昂貴瓷器；另一組是藍色圖案；第三組則是沒有上釉的天然土色，上面滿是浮雕裝飾圖案。這些陶瓷來自世界各地，卻在西元600年到900年間被丟在同一個地方：『非洲東部的海灘』，它們全都是在基盧瓦島的基西瓦尼（Kilwa Kisiwani）坍塌的懸崖底部發現的。

現在的基盧瓦是一座平靜坦尚尼亞小島，只有幾個小漁村，但在西元1200年前後，這裡卻是一座欣欣向榮的海港城市，您還是能在這裡找到大量石造建築的廢墟，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最大的清真寺遺跡。

基盧瓦是非洲東岸沿線最南端、最富饒的城市，這些沿海城鎮從坦尚尼亞向北延伸，經過現代肯亞的蒙巴薩（Mombasa），一路來到索馬利亞的摩加迪沙（Mogadishu）。這些不同的社會一向互有連結，船隻沿著海岸南來北往；此外也跟遠道而來的商船時有往來。

這些貿易的證據『陶瓷碎片』充滿各種訊息。淺綠色的是中國瓷器的碎片，原本是精美又奢華的碗或罈，當年中國以工業化的方式大量製造了這種瓷器，不但出口到東南亞，更越渡印度洋，販售到遙遠的中東和非洲。

除了中國瓷器，還有一些陶罐碎片，是長途跋涉才來到基盧瓦這個地方。有一個幾何圖案的藍色碎片，顯然是來自阿拉伯世界；在顯微鏡下觀察這些碎片，可以從泥土的成分得知原本產自伊拉克或敘利亞。其餘的碎片則來自阿曼（Oman）或波斯灣的其他地方，光是這些碎片就足以顯示基盧瓦與伊斯蘭的中東世界，有著多麼強大和廣泛的連結。

基盧瓦的人民確時是陶瓷器舶來品的愛用者。陶瓷器不只拿來用餐、裝飾，來來往往之貿易也讓基盧瓦成為非常富裕因素之一，而陶瓷乃是最堅韌、最耐久的產品，所以成為倖存至今之證據。

最後一片棕色爐燒陶器的碎片，輪廓清晰的突出花紋，原本應該是日常烹飪用的陶器，成分是當地的泥土，製作手法也明顯是非洲風格。這就顯示基盧瓦的非洲居民一邊開心的享用、蒐集著外國陶器，一邊也和一般人一樣，繼續使用傳統陶鍋，以傳統方式烹煮料理。我們也從這樣的陶鍋得知，非洲人也會透過印度洋進行貿易，因為整個中東地區的港口都能看到這類陶瓷碎片。

* 經緯度: -8.955694, 39.497425
* 年代:西元900~ 1400年

圖片

### 『印尼婆羅浮屠佛頭』

* 『印尼婆羅浮屠佛頭』石雕，是來自印尼爪哇島，西元780年～西元840年；高33公分、長26公分、寬29公分。

我們沿著一千年前連結歐、亞、非三大洲的重要貿易路線繼續走，透過這個佛頭，我們可以畫出一條橫跨中國海與印度洋的廣闊交通網路，東南亞的人們藉此互相交流商品、思想、語言與宗教。

這個佛頭來自印尼爪哇島的婆羅浮屠（Borobudur），就在赤道再往南幾度的位置。婆羅浮屠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遺跡之一，也是人類最偉大的文化成就之一，它是一座巨大、方形、階梯狀的金字塔建築，以石雕來表現佛教的宇宙觀，並飾以超過一千幅的浮雕作品，還擠滿數百尊佛陀的雕像。

當參拜者爬上這裡，他們是走在一條能反照心靈之旅的有形小路，象徵性地把造訪者從人世間帶到更高的生命境界。在肥沃又占有重要戰略地位的爪哇島上，波羅浮屠遺跡是見證佛教如何突破發源地的界限、透過航海路線傳揚開來、成為世界性的宗教的最重要典範。

婆羅浮屠聳立在島中央的火山平原上，是一座階梯狀的金字塔建築，用掉超過一百五十萬個石塊，竣工於西元八百年左右，共有七階向上延伸的平台，愈往上面積愈小；下面四層是方形，上面三層是圓形，頂層是一座圓頂佛塔。

訪客一層一層地往上爬，從有形的道路走像心靈的覺醒之路。最底層的浮雕雕像呈現俗世生活的虛妄與失落、種種的煩惱和不足；這些雕像顯示姦淫、殺戮、與偷盜會受到甚麼因果報應，很像但丁在《神曲》中所闡述犯了甚麼罪會受到甚麼相應懲罰的想像。再上層則是以多幅浮雕描繪佛陀的一生，他超越了這個不完美的世界，放下王子之尊、拋開家族榮華富貴，最終悟道成佛。之後全是佛陀的雕像，祂或冥想或講道，指引信眾不斷的放下，以追求精神之超脫。

十六世紀伊斯蘭教成為爪哇島最大的宗教之後，婆羅浮屠就被遺棄了，幾百年來被草木掩蓋，幾乎看不見。三個世紀後，一八一四年，一位現代訪客多馬斯‧史丹佛‧萊佛士爵士（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）重新發現了這個地方。

萊佛士爵士是英國派駐此地的行政官，也是個學者與軍人。英國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占領爪哇之後，任命萊佛士為副總督，他很快就對當地的人民和過往變得非常熱情。萊佛士收藏品中有婆羅浮屠的兩個佛頭和一些碎片，還有一些印度教和伊斯蘭的藝術品，萊佛士還收藏了一些文物來總結爪哇文化。他的結論非常特別：他希望這些文物能為印尼文明辯護，說清楚爪哇文化是大南亞文化傳統信仰的一部分，能跟歐洲文化平起平坐，「一種不以地中海文明為中心，不認為地中海文明最優越的世界史觀」。

* 經緯度: -7.333636, 110.698706
* 年代:西元780 ~840年

圖片